

# 裴鏘《傳奇》中的信仰趨向與生命安頓\*

盧 亮 廷\*\*

## 提 要

中晚唐，文人有意為小說集，本論文探討《傳奇》集腋之寄，先梳理小說集中的篇章類型，再以裴鏘生平、〈道生旨〉、〈天威遙碑〉為佐證，辨析《傳奇》繼承六朝與唐前期小說敘事的傳統，開展情節，而其所呈現的道書與道術體現了裴氏對長生與神仙道的喜愛，邊境敘事雖奇卻有其依據，並不僅僅「與高駢沆瀣一氣」，也不是「非由本懷」的「誤導之作」。《傳奇》以奇入勝、融會道論與信史，成一己之言，同時承載裴鏘在晚唐自我安頓的矛盾，雖相信至誠必感卻又須因緣成道，仙緣際遇既融出世道情卻又展現人間愛情。《傳奇》雕文織采

---

本文 108.02.23 收稿，108.06.14 審查通過。

\* 本文原為康韻梅教授「唐代小說集專題討論」課堂報告，以〈裴鏘的道教《傳奇》〉為題宣讀於「臺大中文系第 48 期《中國文學研究》暨第 38 屆論文發表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9 年 4 月 26 日）。得益於康韻梅、林保淳兩位先生的指導，以及論文討論人李忠達先生、編委會和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班三年級

DOI:10.29419/SICL.201907\_(48).0003

---

的詞藻、引人入勝的情節背後，既有裴鏞對於信仰的關懷，亦包含如何安身立命的情懷。

**關鍵詞：**裴鏞、《傳奇》、信仰、〈道生旨〉、〈天威遙碑〉

# The Tendency of Belief and Settlement of Life in *Legend* of Pei Xing

Lu Liang-ting\*

## Abstract

The literati of the mid to late Tang Dynasty wrote compilations of novels, and this article explores meanings behind *Legend* written by Pei Xing, and will begin by sorting chapters in the book according to different literary typ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Legend* inherited the narrative traditions and plot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and early Tang Dynasty, and will provide evidence using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Pei Xing and his works, “Longevity Guide” (dǎo sheng zhǐ) and the “Inscription of the Tianweiyao Tablet” (tiān wēi yáo bēi). *Legend* reflects the fondness Pei Xing had for Taoist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and his interest in longevity and immortality. Pei Xing wrote *Legend* not because he wanted to flatter the general Gao Pian, in fact, he did not want to associate himself with him at all. Although his peripheral narratives were filled with fantasy, they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aoist beliefs. The fantasy stories in *Legend* are a blend of Taoist theories and religious histories. They also reflect the dilemma Pei Xing had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he is sincere to his belief and yet was required to resign to fate. The love stories between mortals and

---

\* MS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immortals also reflected his emotions for the world and love life. Behind the fascinating stories of *Legend* are the concerns Pei Xing had for his religious belief, and his approach to settling down in life.

**Keywords:** Pei Xing, *Legend* (chuán qí), religious belief, “Longevity Guide” (dǎo sheng zhǐ), “Inscription of the Tianweiyao Tablet” (tiān wēi yáo bēi)

# 裴鏘《傳奇》中的信仰趨向與生命安頓

盧 亮 廷

## 一、前言

《傳奇》一書成於晚唐，魯迅謂其「盛述神仙怪譎之事，又多崇飾，以惑觀者。」<sup>1</sup>乍看之下《傳奇》似乎有著濃厚的宗教色彩，尤其愛寫道教，繼承了前代宗教小說家的筆法。然而究內容，其作意與東漢郭憲《洞冥記》的「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齊王琰《冥祥記》為了證明「佛法瑞驗」等宣教作品又有不同，如李劍國所說的，其更重視了情節與人情的變化。<sup>2</sup>

由於其情節連綴出奇，〈孫恪〉、〈崑崙奴〉、〈聶隱娘〉、〈裴航〉等都是歷來頗受重視的名篇，往昔研究者或關注歷史呼應、或以豪俠、異類婚姻為主題探討。<sup>3</sup>可惜也因此忽略了將《傳奇》視為小說集整體而觀的價值。過往研究《傳

---

<sup>1</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小倉書房，2011年，與《漢文學史綱要》合刊），頁93。

<sup>2</sup>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45。

<sup>3</sup> 比如程國賦：〈唐代小說中崑崙奴現象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5期（2002年9月），頁79-84。卞孝萱：〈紅線、聶隱娘新探〉，《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學版）》第二期（1997年3月），頁29-37、45。劉慧珠：〈佳人劍翁孫，遊戲暫人間——孫恪與袁氏的因緣際會〉，《中國文化月刊》第146期（1991年12月），頁119-126。

奇》者，大多著眼於考證作者與篇目，近來也有關於篇中詩句的研究，<sup>4</sup> 然而關於篇章之間構成旨意的探討並不多。周楞伽指出裴鏘對「莊、老、黃庭等經文如數家珍，龍虎、絳雪等丹藥，了如指掌。」<sup>5</sup> 對道教有充分知見。胡中山認為《傳奇》順應崇道之潮、是一部宣教作品。<sup>6</sup> 此二者雖強調了其中的道教元素，卻忽略了其既異於前代應驗型宣教作品，也不同於後代《仙傳拾遺》之儔的仙人傳記，而紀懿珉認為《傳奇》不僅是宗教宣傳，更記錄了作者在亂世之中，欲脫俗世和及時行樂的矛盾生命，<sup>7</sup> 這樣的理解顯然深刻許多。然而上述研究皆忽略了〈馬拯〉、〈蔣武〉、〈陳鸞鳳〉、〈王居貞〉等篇和道教沒有顯著的聯繫，而裴氏載此五篇的目的又是為何？

雖然趙彥衛所謂「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的說法已遭挑戰，但會將裴鏘之著誤會為溫卷作品，也正是因其文字典雅，多比偶與押韻，而且確實可稱為上乘的文學作品，並且其內容多元，不論是為史官末事或記小道可觀、是為明道輔教還是游心寓目，<sup>8</sup> 幾種唐傳奇作意似乎都可在集中尋得蛛絲馬跡。是以《傳奇》之奇，不僅止於道術修煉、仙境描寫，也不僅只有援引道經、對丹藥的癡迷。所以《傳奇》的信仰趨向究竟為何？是否含有宣教意圖？而其他和道教無直接相關的篇章又可能含有怎樣的作意？這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sup>4</sup> 王怡文：《裴鏘《傳奇》中詩的研究》（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sup>5</sup> 唐·裴鏘，周楞伽輯注：《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5。

<sup>6</sup> 胡中山：〈裴鏘的道教情懷與《傳奇》的宣教傾向〉，《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0卷第6期（2006年11月），頁42-46。

<sup>7</sup> 紀懿珉：〈裴鏘「傳奇」中的生命觀——以志怪篇章為例〉，《輔大中研所學刊》第7期（1997年6月），頁285-298。

<sup>8</sup>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23。另外李氏又從作家氣性與藝術表現特徵將唐小說分成六種：宗教家的小說、語怪家的小說、傳奇家的小說、寓言家的小說、古文家的小說、歷史家的小說。以此而觀《傳奇》集可說是一跨類的小說集，見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31-32。

而要回答如上問題，除了由《傳奇》當中回答，裴鏘尚留存有其他三篇作品，分別為計有功《唐詩紀事》所收〈題文翁石室〉詩一首，以及《全唐文》所收的〈天威徑新鑿海派碑〉，還有《雲笈七籤》卷 88 仙籍旨訣中所收〈道生旨〉一文，這些作品也可以做為參考佐證，是以本文分為三部分，首先梳理小說集中的篇章類型，其次以裴鏘生平、〈道生旨〉、〈天威遙碑〉為佐證，辨析《傳奇》繼承六朝與唐前期小說敘事的傳統，一方面呈現對長生與神仙道的喜愛，另一方面關懷邊境信仰與奇聞軼事。最後論證《傳奇》入勝情節與瑰麗詞藻的背後，承載了裴鏘至誠必感、因緣成道的道緣觀，以及其既出於世又入於情的道情觀。

## 二、假小說以寄筆端：《傳奇》篇章的類型與筆法

據王夢鷗、周楞伽等考證，由《太平廣記》、《類說》、《紺珠集》等處集出《傳奇》共 31 篇。<sup>9</sup> 每篇皆緊扣「奇」字，專寫難得親見，鮮少見聞的奇人、奇物、奇術、奇境。不過諸篇在主題與字數又有些許不同，依各篇主題概要可分為仙侶姻緣、習道成仙、仙道事蹟、異類化形四類（見表一）。

▼表一、《傳奇》各篇的主題類型

主題類型	篇名
仙侶姻緣	顏濬、薛昭（張雲容）、鄭德璘、裴航、曾季衡、張無頗、崔煒、封陟、文簫
習道成仙	聶隱娘、蕭曠、鄧甲、趙合、陶尹二君、許棲岩、江叟、元柳二

<sup>9</sup> 本論文參考近代學者考證，略去〈五臺山池〉、〈虬髯客〉二篇，下文《傳奇》篇名與內文悉依唐·裴鏘，周楞伽輯注：《傳奇》。內文引用將附頁碼不再加註。

	公
仙道事蹟	樊夫人、高昱、韋自東、昆侖奴、周邛
異類化形	孫恪、盧涵、寧茵、馬拯、姚坤、金剛仙、王居貞、蔣武、陳鸞鳳

其中仙侶姻緣、習道成仙、仙道事蹟等三類，皆與神仙或道術相關，這三類幾乎佔據了《傳奇》泰半的篇幅，這也是何以晁公武云：

《傳奇》三卷。唐裴鉞撰。《唐志》稱鉞高駢客，故其書所記皆神仙恢譎事，駢之惑呂用之，未必非鉞輩導諛所致。<sup>10</sup>

認為高駢後來被呂用之蒙蔽，或許也是因為前有裴鉞在先之故。

所謂「弄玉有夫皆得道，劉綱兼室盡登仙」，在第一類仙侶姻緣當中，多數篇章皆是男性遇到女仙終成眷屬，有如〈裴航〉經過藍橋搗藥的試煉，也有如〈張無頗〉什麼考驗都不需要，只是因為袁大娘所贈的玉龍膏就得遇名姝。而習道成仙包含巧入仙境而得長生道術的如〈陶尹二君〉、〈許棲岩〉，也包含一些異術，如〈江叟〉的吹笛術和〈鄧甲〉的吹笛術，至於仙道事蹟者，有〈樊夫人〉其與夫君鬥法、收徒、救人的仙人傳記，也有〈昆侖奴〉、〈周邛〉這樣奇異僕人的事蹟。

上述各篇有的謀篇精緻，於情節連綴下極大功夫，比如〈崔煒〉一篇，其寫崔煒先救濟一乞討的老嫗，於是獲得治療贅疣腫瘤的奇術作為報答，但在其仁心行醫的過程當中，居然救了恩將仇報的任翁，想要殺他以事鬼神，得遇任氏女暗暗通知才能逃走，在驚慌逃走的過程掉入井中，卻柳暗花明地遇到也長

<sup>10</sup>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卷13，頁5-6。

疣需要救治的白蛇龍王，爾後入皇帝玄宮而終成仙道。其情節婉轉，層層遞進，出乎意料，讓讀者在卒讀之前猜不著變化，實在是轉折意外的代表。

除此之外《傳奇》亦頗受前朝仙傳題材影響，擅長平凡中見神奇的敘事模式，比如〈陶尹二君〉中，陶太白、尹子虛二人，只是多游嵩山、華山，就能於松林當中遇到生於秦代的役夫，在〈元柳二公〉中：

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涌出，漫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綺繡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盒，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頁 43)

元、柳二公只是在海上碰到颶風，吹到一個島上，仙女就忽然出現在眼前。而〈許棲岩〉的際遇也有異曲同工之處：

泊登蜀道危棧，馬驚，棲岩與馬俱墜崖下，積葉承之，幸無所損。……或下或高，約十餘里，忽爾及平川，花木秀異，池沼澄澈，見碧桃萬餘株，有一道士臥於石上，二女侍之。(頁 26)

許棲岩馬失前蹄，卻成千古奇緣，就如同進入桃花源一般，無心無意，若無其事，則不經意當中就得仙境現前。此外還有一種仙境，本就渾然天成：

書堂之畔，景象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淡；戲獐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埃晝闕。煙鎖簷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頁 65)

在封陟書房旁邊，本就景色如畫，一副仙境模樣，則午夜一到，仙人出現，一片人間之地自然化為仙境。六朝即多有「誤入仙境」的模式，<sup>11</sup> 而到了裴鉞更善用排比聯句，刻寫仙境，或者淡雅幽靜、或者金光熠熠，而這樣不經意就能進入仙境的平凡當中，卻意外的使如何逢得仙緣更難琢磨，因為刻意求之而不可得，但近在眼前卻可能偶然錯過，這正是將神奇寓於平凡之中的傳奇筆法。

除了這些逢仙與習道的篇章，《傳奇》當中還有些篇幅較短，偏向志奇志怪的記錄作品，在過往考證當中也曾被質疑是否為裴鉞所作，<sup>12</sup> 本文考察發現大致皆屬於異類故事，而又可以分成異類化形與南方敘事。其中〈孫恪〉一篇主要情節是袁氏化人化猿的異類變換，所以也將之歸類於異類化形，不過其內文有「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頁2）這樣的道論，而且篇幅亦長，並且情節也頗曲折，在袁氏將要化回猿猴回歸山林時，對孫恪與二子離情依依，亦頗近於仙侶姻緣的類型。其他諸篇就大抵都是較為短小的篇章，〈馬拯〉和〈寧茵〉都是牛與虎爭的故事，前者情節分兩部分，一是虎化兇僧而吃人，後是一姓「牛」的獵人作機關獵虎；而〈寧茵〉則是夜遇「桃林斑特處士」和「南山斑寅將軍」，是牛與虎化人文鬥的情節。〈姚坤〉、〈盧涵〉、〈王居貞〉三篇，皆寫河南萬安山附近之事，或者狐化為人，或者蛇化為人，還有人化為虎，皆應與當地崇山峻嶺多走獸有關。〈金剛仙〉則是蜘蛛報恩的情節，寫金剛仙因為度化蜘蛛轉世，後免於被龍所害。

<sup>11</sup> 本文旨在強調其敘事下所展現的內涵精神。而這樣的結構實是一種繼承，「從初唐起小說家就深為這種題材（遇仙）所吸引，有多位都反覆敘寫不同角色的遇仙情事，卻一再遵循一定的敘述結構，……顯示其教團內部在寫作文體上的自制。」見李豐楙：〈從誤入到引導——唐人小說遊仙類型的傳承與創新〉，收入劉楚華主編：《唐代文學與宗教》（香港：中華書局，2004年），頁57。

<sup>12</sup> 如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頁79、82、89。其中認為〈王居貞〉篇幅太短，非裴鉞所作。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異類敘事與佛教僧人的互動較高，〈孫恪〉中的袁氏是沙彌所養，〈馬拯〉寫虎化僧人、〈姚坤〉寫惡僧害人，而〈金剛仙〉是以佛法度化異類，這或許是因為佛教認為六道輪迴，人與動物間存在前生今世的業緣因果，所以〈金剛仙〉中蜘蛛得以轉世。裴鏘於信仰更趨向道教，其在這些篇章中，藉機寫些「(馬拯)遙見虎食人盡，乃脫皮，改服禪衣，為一老僧也。」(頁62)，也就不足為怪了。而〈陳鸞鳳〉與〈蔣武〉兩篇寫錄事蹟分別發生在廣西、廣東。〈陳鸞鳳〉中寫雷神「狀類熊豬，毛角，肉翼青色」(頁48)，蔣武則遇見猩猩騎象與猩猩騎虎，是勇士殺奇物的故事。裴鏘曾與高駢一同到南方平定安南亂事，陳鸞鳳是廣西雷州人，而蔣武是循州河源人，即今天的廣東之地，這兩則記事，當和裴鏘在此地的遊歷有關。

綜觀以上各篇，《傳奇》的神奇色彩在書中俯拾即是，以陌生化引人入勝，其主題又可以大略分為兩個走向，大部分的篇章與「道教」連繫，體現了裴鏘的信仰意趣；而其他異類故事則較為短篇，近於志怪筆記，寫其遊歷所聞。

### 三、裴郎業當出世：裴鏘的信仰與愛好

唐小說涉及宗教文化的名篇不少，一方面是六朝佛道宣教的延續，另一方面也是唐代文人對於佛、道二教義理思想上有更深的接受與了解，從而儒、釋、道三家雜揉廣泛出現在文學當中。<sup>13</sup> 由於唐人作小說不若後人愛闡明寓意，也因此存在了更豐富的詮釋意涵，<sup>14</sup> 是以雖然假小說以寄筆端，但作者真正關心

<sup>13</sup> 詳參孫昌武：〈心性之契合與文字之因緣——唐代文人的宗教觀念和文學創作〉，收入劉楚華主編：《唐代文學與宗教》，頁1-25。

<sup>14</sup> 康韻梅曾舉〈杜子春〉為例，指出今學者樂衡軍、梅家玲認為該篇作意探討了人倫與良知，而龔鵬程與張火慶則認為是佛道「愛假」的彰顯。其之所以會引發這樣歧異的詮釋，源於唐小說的敘事手法。詳見康韻梅：〈傳奇與話本小說敘述話語及意義建構

的問題卻很可能隱而未顯，從單篇著手雖可開拓小說新意，但另一方面卻可能與原意有些距離。本文上段整理出各篇類型，發現道教信仰與異類敘事是《傳奇》的兩大主軸。而在這樣的主題之下，作者呈現了怎樣的愛好，這樣的愛好是否又剛好呼應了當時的信仰環境？下文將先整理《傳奇》內文中關於丹藥治方與法術、異術的描寫，再搭配裴鏞的生平與其他著作考察，以詮釋其內在透露的信仰趨向。

### （一）靈丹治方與術法之奇

修道工夫很難斷定真假，而且曠日費時，又需要自己實踐，尤其不顯出神奇的能耐，人們也不易信服，這時，還老返童、永駐凍齡的仙丹靈藥，確實更有效力，一來起死回生、藥到病除的效果實用；二來吃藥、受人醫治，比起自己修煉確實是條「終南捷徑」。

《傳奇》多處能見著丹藥的影子，<sup>15</sup> 不只用來治療疾病，尤其可以長生不老或得道成仙。〈薛昭〉得田山叟（申元之）贈蜂雪丹一粒，「非唯去疾，兼能絕谷」（頁 39）。不只吃了無病無痛，而且從此沒有飢餓困擾，不必食凡人五穀。〈文簫〉當中，郡生看到文簫夫妻留下的玉盒「有神丹一粒，敬而吞之，卻皓首而返童顏」（頁 89）。〈趙合〉煉龍虎丹，「燒之一年，皆使瓦礫為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能度世」（頁 75）。先是煉金術，再來是可以起死回生，三年後就可以出世成仙。

裴鏞寫起這些丹藥可謂信手拈來，並且不吝於細寫如何煉丹，在趙合送女子歸骨後，女子報答而言：「感君之義，吾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混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頁 75）《周易參同契》

的差異——以〈杜子春〉和〈杜子春三人長安〉為例的分析》，《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 135-184。

<sup>15</sup> 《傳奇》篇中所載的丹方、道經與術法的統整表格，可見附錄一。

是假托易象而言煉丹，以乾坤為鼎，坎離為藥引，五行作為輔助，從而講述煉丹的原理方法；<sup>16</sup>《續混元經》今已不存，考現今道藏仍存有如《混元八景經》、《太上日月混元經》等等，都是煉丹道書，其內載丹法需要日月交泰，陰陽相煉，並且金砂九還，以鉛汞成丹。而所謂龍虎之丹，即是以龍比汞、以虎比鉛，其實不論是龍虎丹法或混元丹法，都大同小異，有著相似的理路。外丹之道，不只是成仙必須服用靈丹的信仰，在煉丹的過程中也隱藏著「順生逆成」的丹道哲學，<sup>17</sup>順著生老病死，陰陽漸衰即是人，而要成仙就必須逆向而行，把開天闢地的上陽下陰煉回陰陽相合，丹爐即是小宇宙，鉛與汞互為陰陽根基，當鉛汞相交，象徵著陽氣與陰氣的交融，虎龍相返相成。裴鏘對這些丹藥道理有所接觸亦相當有興趣，所以《傳奇》中連妖魔都可吟出：「三秋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頁 31）絳雪丹之名，即是火水相濟、陰陽相生之理，這首詩正是描寫丹成之貌，也難怪韋自東會誤以為此妖是有道之士。

當然並非所有丹藥都能一勞永逸，〈轟隱娘〉給了劉昌裔之子一顆藥保他一年無患，可惜劉氏不聽指示，於是隔年即卒。此處顯現丹藥在某些情況下仍然有其限制。而煉丹過程也需要經過許多磨難，要是運氣不好，如〈韋自東〉一篇，雖能擊退巨虺、不受女子迷惑，但終究因為誤以為來人是有道之士而疏忽，致使丹鼎爆裂，功虧一簣，顯然成丹這條「終南捷徑」也並不好走，其途需歷重重劫難的考驗，也預示著仙道難成。

<sup>16</sup> 如「乾、坤者，《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見東漢·魏伯陽：《周易參同契·卷上》，收入張繼禹編：《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年），第16冊，頁2。

<sup>17</sup> 賴錫三：《丹道與易道：內丹的性命修煉與先天易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0年），頁527-530。

《傳奇》不僅喜好外丹，多篇情節的推進更與醫療相涉。〈盧涵〉有疾，因飲蛇酒而癒；〈崔煒〉得利於老嫗所傳的灸贅疣之法，從老僧、任翁治到白蛇龍王，這樣一種神奇的治疣之術，由人到仙獸屢試不爽。蛇酒能活命，灸贅疣之法能從人治療到異類。〈張無頗〉因為袁大娘贈玉龍膏，「不惟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頁 58)以藥膏通生死之界，同時也是因緣和合的重要橋梁。在〈裴航〉之中，藍橋搗藥，藥非為食，卻成為一種試煉，藉由找玉杵的誠意，到搗藥百日的堅持，並因此感動玉兔前來幫忙，終於得成仙眷良緣。此外在〈陶尹二君〉中，秦之役夫更是提出了煉丹之外的服食法：

余初餌柏子，後食松脂，遍體瘡瘍，腸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膚瑩滑，毛髮澤潤，未經數年，凌虛若有梯，步險如履地，飄飄然順風而翔，皓皓然隨雲而升。漸混合虛無，潛孚造化；彼之於我，視無二物，凝神而神爽，養氣而氣清，保守胎根，含藏命蒂。天地尚能覆載，雲氣尚能郁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結，即余之體莫能敗壞矣。(頁 109)

吃著柏樹、松樹這些長壽植物的種子，漸漸的可以還童潤膚，練成梯雲蹤的輕功，然後可以與虛無混合、凝神養氣。他們「不知金丹大藥為何物也。」(頁 109)但是也同樣能成毛髮紺綠的綠毛仙人。<sup>18</sup>

裴鏗在《傳奇》中對奇丹妙藥的癡迷，可以由唐末外丹興盛得到解答，<sup>19</sup> 以此吸引視聽，增添文趣，讓讀者相信與嚮往，但既使不吃金丹大藥，也可以由食少量而致不食五穀，過著吸風飲露的生活，相信身體經過轉化，終究可以「莫

<sup>18</sup> 據葛洪《神仙傳》漢代劉根在洞庭山中得道成仙，身生綠毛，人稱毛公。後人亦稱之為「綠毛仙」、「綠毛叟」。晉·葛洪：《神仙傳》(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叢書集成初編據漢魏叢書本排印)，卷3，頁17-20。

<sup>19</sup>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247。

能敗壞」，超越天地日月的時空限制。裴鏘所更為在意的，是藉由丹藥或是其他辦法來達成對長生不死、離世求仙的念想。

而除了欲求長生，裴鏘對於神仙方術也有濃厚的興趣，《傳奇》當中鬥法情節最精采的，當屬劉綱與樊夫人：

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確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鬥擊；良久，綱所咒者不如，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腳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頁 36)

樊夫人也同時出現在〈裴航〉一篇中，給裴航指點仙緣。樊夫人即樊雲翹，實是女中豪傑，這段除了寫出道法的神奇，也寫出其不讓鬚眉的高術，從點火滅火，到指揮樹木相鬥，還有唾液化形，都寫得活潑有趣，尤其後文樊夫人救洞庭海難，也可觀仙人有情，仍然救苦救難。《傳奇》當中，術法最常用來救人救己，〈高昱〉一篇，唐勾鰲「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族，火急他適。』」(頁 52) 要吃人的潭中白豚離開昭潭；〈姚坤〉經狐仙教導「澄神泯慮，注盼玄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飛出，雖竅之至微，無所礙矣。」(頁 86) 得以破井而出。除了伏篆與存思兩種較為傳統的法術，更有離奇的收蛇之術，在〈鄧甲〉一篇中：

峭岩亦念之，教其藥，終不成；受其符，竟無應。道士曰：「汝于此二般無分，不可強學。」授之禁天地蛇術。(頁 72)

這禁天地蛇術，既非丹藥、也非符籙，而是咒術，但鄧甲憑此能喚蛇成蛇堆，在群蛇當中指揮若定，命令原來吐毒的小蛇自己將蛇毒吸回而死，最終還能與蛇王鬥法。《傳奇》，不只是寫存思法或外丹道，所記道法廣泛而不拘一格，但皆可發現與長生思想與神跡仙蹤有緊密的關係。

## （二）長生之術與〈道生旨〉

侯忠義、王夢鷗曾考證，裴鏘約生活在唐懿宗、僖宗年間，在咸通年間曾替高駢做事，是高駢門客之一。在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時，他是高駢的掌書記，後來還做到御史大夫的職位。<sup>20</sup> 高駢其人亦熱衷於神仙道教，他不僅重用道士呂用之、諸葛殷等人，還「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飾以金珠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鈞天。薰齋其上，祈與仙接。」<sup>21</sup> 過往推斷，裴鏘對高駢有所影響，故其神仙道術思想，與年俱進，而與高駢沆瀣一氣。<sup>22</sup>

而胡中山則指出高駢早有喜好道術的詩句留存，是以認為裴氏寫《傳奇》乃是投其所好。<sup>23</sup> 其實，高駢或是裴鏘誰先崇奉道教，兩人如何相互影響並無鐵證，唐代廣泛受道教影響，高、裴二人寫些與道教相關的詩文也極為正常。不過由道教典籍《雲笈七籤》仙籍旨訣部中的〈道生旨〉一文，署有「谷神子

<sup>20</sup> 侯忠義、劉世林：《中國文言小說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3。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頁79-89。

<sup>21</sup>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224下，頁6396。

<sup>22</sup>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頁84-85。

<sup>23</sup> 胡中山：〈裴鏘的道教情懷與《傳奇》的宣教傾向〉，頁43。不過胡氏文中舉證有可議之處，比如〈題文翁石室〉詩：「更嘆沱江無限水，爭流只願到滄溟。」應無法得出與道教有關，而且其認為裴氏對高駢鎮守安南開鑿天威徑的歌頌之詞〈天威徑新鑿海派碑〉的碑文內容用荒誕之筆寫高駢疏浚工程得雷神之助，滿篇阿諛，與道教有關。然而〈天威遙碑〉中的雷神當並非是中土道教的雷神，而應該與廣西雷神信仰較為相關，此部分論述將於後文提及。

裴鏘」可知，裴氏對道教的信奉，不論是否有逢迎高駢的目的，至少不只是一兩篇詩文的阿諛，而是其亦頗為好道，方有這篇關於修道心得的文章。<sup>24</sup>

〈道生旨〉一文以《老子西升經》講述欲求長生之本展開：

鐘陵郡之西山，有洪崖壇焉。壇側有棲真子楊君，知余有道，詣予請述道生之宗旨。余曰：「子不聽《西升經》云：『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知生之所由。』又曰：『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非效眾人。』是知修道之士，若不知生之所由，道之根本，則茫茫然罔測道之來矣！欲求長生，先修所生之本。子能曉耶？」<sup>25</sup>

「知余有道」可知在〈道生旨〉寫作之時，裴氏自己對於自己的道術頗有信心，能與棲真子有一番討論，《老子西升經》以道教立場闡釋《道德經》的要義，其開宗明義即說「欲求長生，先修所生之本。」所以先掌握身體之「精」，才能入道，不假外求，由自己開始。

〈道生旨〉接著以五行和《黃庭內景經》談到修煉的理論，《內景經》把丹田分之為三，上丹田為泥丸，下丹田為脾，中丹田才是心，對先秦理論有著巨大的改造，<sup>26</sup> 建構了養身之外，更實質的練功心法，也依此發展出道教當中「上

<sup>24</sup> 王夢鷗亦曾注意到〈道生旨〉，認為《傳奇》中〈裴航〉文末依老子所詮釋的養生宗旨，剛好可與之互通。本文深化這樣的觀點，並更進一步指出多篇《傳奇》內文都能與〈道生旨〉有所對話。見王夢鷗：〈「裴航」敘錄〉，《唐人小說校釋（上冊）》（臺北：正中書局，1989年），頁316。

<sup>25</sup> 唐·裴鏘：〈道生旨〉，收入胡道靜主編：《道藏要籍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617。經余嘉錫、周楞伽、程毅中等考證認為作者即是裴鏘。下文引用皆出此書此頁。

<sup>26</sup> 龔鵬程：〈黃庭經論要（一）〉，《書目季刊》第31卷第1期（1997年9月），頁66-81。

清」、「茅山」到「內丹」一脈。<sup>27</sup> 裴鏘引用「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兩句，作為其五行循環理論的始與末，裴鏘認為：

道，水也，在人身曰氣也。所以云道生一，蓋水藏也。一陰一陽謂之道，蓋水火也。一陽既去，一陰亦散，是不成道也，人須死矣。

腎屬之水，是五行之末，卻也是根本，有水化氣，才有人之生，所以「若修養其氣，壯其神，則七魄三屍終不能勝，壽自長生耳。」〈道生旨〉就是在講述一套長生的道理。

接著〈道生旨〉將《內景經》與《莊子》連接：

主人不修舍宇而外經營，則舍宇日有危壞矣！夫人若知神之所主，子母運行，則修身了達之門可見矣！若無所主，但任呼吸喉中，主通理臟腑，消化穀氣而已。終不能還陰返陽，填補血腦。又眾人之呼吸，與真人之呼吸殊矣！《南華真經》云：「眾人之息以喉，真人之息以踵。」注云：「從根本中來。」又云：「其息深深。」此其義也，豈容易哉！若但信其自呼吸，未有得道哉！夫一呼一吸不得神宰，則不全其呼吸耳。真人曰：「若神能御氣，則鼻不失息。」斯言至矣！又能咽其津，以意送之至氣海中，則直灌其靈根矣！

不修舍宇而向外經營，這如舍宇般的身體就有傾塌的危險，這是繼承《內景經》而來的觀念，但裴鏘未拘泥《內景經》內在觀修九宮與諸神的法門，而應用了莊子的呼吸方法。裴鏘認為，眾人只是由口鼻的呼吸，無法還陰返陽，只是停留在由穀精的氣以維持生命，若要成仙道，則要「以神御氣」，這樣的氣才是「其

<sup>27</sup> 〔韓〕金勝惠：〈黃庭內景經之神之像與氣——上清派傳統中內在超越的體內神〉，《道家文化研究》16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頁249-260。

息深深」，氣海與靈根是氣功修煉中重要的存氣與通氣之所，只有脫離呼吸氣，以神感受到體內所行之氣，才可能養氣，才能離凡成仙。

可發現裴鏘雖對於上清一脈道法稍有涉獵，不過更廣泛地添入唐代廣泛信仰的老莊，同時〈道生旨〉歸於「仙籍旨訣」，稱不上修行方法，但以修道心得的角度來看，反而可發現其內透露了對於修身以長生的追求。再以此回觀《傳奇》，更可發現二者間頗有聯繫。在〈裴航〉一篇中：

盧顥稽顙曰：「兄（裴航）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惛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頁 56）

裴航得道之後，以前的友人盧顥也企求修道，於是向裴航問秘訣，裴航即以《老子》回答他。查《河上公注》本云：「虛其心，除嗜欲，去亂煩。實其腹，懷道抱一守五神也。」<sup>28</sup> 裴航於盧顥懵懵懂懂下再解釋的即是「心愈實」的現象，心中嗜欲不去，無法修道，要「抱一守五神」，兩手抱於丹田，守住心、眼、口、鼻、耳五神，來達到「實其腹」，裴航一番「不死之術」的解釋，不同於王弼解讀的「心懷智而腹懷食」，而更接近道教的實修，<sup>29</sup> 裴航就如同裴鏘本人一樣，說出的道教方士面對慾望如何守身的修煉課題。

無獨有偶，在〈蕭曠〉之中，洛浦神女亦藉蕭曠問龍如何修煉的話頭，帶出一段引文：

<sup>28</sup> 漢·未詳姓名：《老子河上公注》，收入魏·王弼等著，彭曉鈺校對：《老子四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頁 80-81。

<sup>29</sup> 比如《老子想爾注》即藉《老子》思想，發展出神仙長生之說，並且對道教「養氣」、「養精」、「積善」等成仙的方法和途徑進行論證，這樣的道教理論正是內丹發展的基礎。詳可參考李豐楙：〈《老子想爾注》的形成及其道教思想〉，《東方宗教研究》新 1 期（1990 年 10 月），頁 151-180。

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墮。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泄露，恐為上天譴謫爾。（頁 81）

雖然神女害怕上天譴責，而言盡於此，然也已經披露了不少資訊，河上公注「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時云：「道唯恍惚，其中有一，經營生化，因氣立質。」<sup>30</sup> 以「氣」當作「道」的創生質素，尤其以「一」形容「道」創生的初始，「道」由之而生化。所以天地所有的生化都可透過氣化的轉換，不論是人或是龍。<sup>31</sup> 所以龍「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頁 81）這樣的操作方式對應到凡人修仙上並無不同，藉由修煉，使「氣」舒爽，使「神」凝鍊，於是龍達到虛無、沒有一定的自然之型，而上士可以形神俱達；中士只有神能超脫，形軀只能死去；下士就形神皆會完全的腐壞。修道，即是形與神都從「有物」走向「恍兮惚兮」的離凡成仙之途。

是以《傳奇》多處看似炫筆，實是和〈道生旨〉之間的互動，比如〈道生旨〉中開篇就引用《西升經》，而此經亦成為〈姚坤〉一篇，青丘狐指點姚坤，練成逃出枯井，反過來得以騙死兇僧的方法出處。

若說上述只是旁證，則〈許棲巖〉一篇，可以得到更直接的證據：

（元君）召曰：「爾於人世，亦好道乎？」（許棲巖）曰：「讀《莊》、《老》、《黃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黃庭》云：『但思一部壽無窮。』」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頁 26）

<sup>30</sup> 漢·未詳姓名：《老子河上公注》，收入魏·王弼等著，彭曉鈺校對：《老子四種》，頁 102。

<sup>31</sup> 陳麗桂：《漢代道家思想》（臺北：五南書局，2013 年），頁 281-282。

當元君問得入桃花源的許棲巖是否好道，他以《老》、《莊》、《黃庭》三書回答。許棲巖以《老子》回答精、氣、神中，人從「精」的修煉開始；以《莊子》回答導氣的理論，在〈應帝王〉中壺子講述的「機發於踵」，可知生機始於足跟，是先秦以降的存思之法；<sup>32</sup> 而以《黃庭內景經》的文句，揭示讀此經則長生是能求可得的。《黃庭內景經》以自身當作修煉工具，即所謂觀修身體的「內在景象」，從而煉有還無。<sup>33</sup>

〈許棲巖〉證明《傳奇》與〈道生旨〉帶有互證，藉由許棲巖入仙鄉得到印證，似乎證明了〈道生旨〉的有效性，藉此來自我印證，藉由元君「去道近矣，可教也」的回答，證明了自己這套理論是入過仙鄉、得到認可的，許棲巖就如同作者化身，寄託自己的崇道心得。《傳奇》也似乎有輔翼〈道生旨〉義理的功能，藉由〈裴航〉、〈許棲巖〉等情節作為補充，相較於〈道生旨〉只是修練心得的紀錄，《傳奇》藉由對道法的引文，同時成為一種修行成功例證的宣傳。佐以前面的奇丹奇術，其以生花妙筆吸引讀者相信，隱晦地達到宣教意圖。

道教文學包含《道藏》中傳習的經典以及用文學藝術存錄宗教體驗的作品，<sup>34</sup> 同為裴鏘的著作，〈道生旨〉屬於前者，而《傳奇》則更接近後者，二者體例相異，卻足以互通而觀。《傳奇》以唐小說為形式，以記錄傳載奇物異事為內容，從而隱隱擔負了證明修道工夫境界存有的責任。這樣的做法，既異於前代明恍恍的昭然應驗佛道宣教作品，也不同於後代只記神仙事蹟的傳記拾遺，有情節、有炫奇、有徵信，更是作者自身經驗的述說，而這在其邊境敘事的篇章中更能得到解釋。

<sup>32</sup>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272，解釋「踵是足跟，尤指踝部」，是由古醫書《足臂十一脈灸經》經脈多過腳踝推論的。確實若息由腳跟而來，腳踝會是連結身體的重要關節，但此處莊子所言，當是指腳底。

<sup>33</sup> 詳參蔡璧名：〈身外之身：《黃庭內景經》注中的兩種真身圖像〉，《思與言》第44卷第1期（2006年3月），頁131-196。

<sup>34</sup> 李豐楙：《憂與游——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5。

### (三) 南方敘事與〈天威遙碑〉

若純粹由道教的觀點切入，有些《傳奇》篇章將無法放入其中討論，然而若將信仰的範圍擴大，不將之侷限於道教，那異物化形的敘事，或許可視為裴鏞對於神話傳說的相信。

以〈蔣武〉為例，其分別寫到猩猩帶大象來要求蔣武殺死巨蛇，這是《山海經》中巴蛇食象的轉用，而後面又有一隻猩猩帶了老虎來希望蔣武殺死「黃獸」，此黃獸極可能是《蜀地志》中的黃腰獸。<sup>35</sup> 蔣武一事，發生於廣東，唐代東南沿海多山也多猛獸，其氣候潮濕，尤多虎象鱷蛇，<sup>36</sup> 蔣武故事中記載了虎、象、蛇，正與廣東的生態物種相符。裴鏞所志，可能包含了實際經驗與對古老傳說的相信，由於當地多瘴癘之地，裴鏞或者聽到傳說，或者出於自己的編撰，讓這勇士殺猛獸的故事轉化而出。

若說〈蔣武〉是神話與當地見聞的混合，〈陳鸞鳳〉則是裴鏞在廣西時對於聽聞的所記，依據王承文考證，此奇異事件，亦出於稍早於裴鏞的房千里所引的《牙門將陳義傳》，<sup>37</sup> 其中記載：

嘗有雷氏，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墜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室，頻為天火所災。雖逃去，輒如故。父兄遂擯出。乃依山結廬以自處，災復

<sup>35</sup> 「《蜀地志》：黃腰獸，鼬身狸首，生子長大能自活，則羣逐其母，令不得歸。形雖小，能殺牛、鹿及虎。」元·陶宗儀：《說郛》，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882冊，卷109下，頁30下。

<sup>36</sup> 吳洲：《唐代東南的歷史地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254-257。

<sup>37</sup> 王承文：〈論唐宋嶺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及其影響：以唐人房千里所撰《投荒雜錄》為起點的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3分（2013年9月），頁396。

隨之。因穴崖而居，災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氏圖雷以中已者，皆系首鱗身也。<sup>38</sup>

再看〈陳鸞鳳〉：

是日，鸞鳳持竹炭刀，于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將有所伺。果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鳳乃以刃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豬，毛角，肉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血注然，雲雨盡滅。……遂被長幼共斥之，不許還舍。于是持刀行二十里，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復往僧室，亦為霆震，焚蕪如前。知無容身處，乃夜秉炬，入于乳穴嵌孔之處，後雷不復能震矣。（頁 48）

兩篇可說是一模一樣的情節，同樣是砍傷「豕首鱗身」的雷神，而後不停受到雷霆報復，直到逃到深山岩穴當中才停止。

其實這正是廣西雷州半島關於雷神的信仰，在唐朝中期以前，雷州就已建有專門祭祀「雷神」的雷公「淫祠」，不過其地位並不高，也不屬於道教的神祇。<sup>39</sup> 不過裴鏘與高駢作為中原地區的外來客，卻巧妙地於這當地的傳說，融合了中原的雷神信仰，在裴鏘讚頌高駢開挖天威遙運河的碑文中寫道：

俄有轟雷燐電，自勵石之所，大震數百里，役者皆股慄膽動，掩聰蔽視。移時而視，四境方廓，眾奔驗視，其艱難之石，倏而碎矣。或有磊磊者，落落者，約人而不能舉者，俱為雷之攫挈擲於兩峰耳。又其西堅確之石，至六月十一日後，復大震如初，霆雷之赫怒迅烈，復逾於東之所震者。

<sup>38</sup> 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394，頁3150。

<sup>39</sup> 王承文：〈晚唐高駢開鑿安南「天威遙」運河事蹟釋證——以裴鏘所撰《天威遙碑》為中心的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3分（2010年9月），頁637。

眾復驗之。是日以磨泯若有所失，旁之盤陀者，亦碎裂數十丈。又其西復值巨石，亦不可措手。工人息攻，皆仰恃穹昊，意有所待。復興雲，雷又大震。巨石乃隳裂，有泉迸出，味如甘醴。此乃乾坤拯助，造化扶持，迴換艱難，一瞬夷坦，皆渤海公心無私契，精貫上元，使列缺之與豐隆，矜神功而誇妙用。<sup>40</sup>

渤海公即是高駢，根據裴鏘的紀錄，開闢天威遙運河顯然不是人力所能及，而這座跨海運河能夠相通，是因為高駢祝禱，使「列缺」、「豐隆」這雷公電母為其所用。高駢融入當地的信仰，一方面在天威遙運河建專門祭祀雷神的「神室雷祠」，另一方面巧妙的使用道教已經發現的火藥，以此而開東漢馬援以來一直無法完成的跨海運河。<sup>41</sup> 而裴鏘的紀錄，並不只是誇大其辭的奉承，也是一種符合雷州半島信仰的紀錄，實是裴鏘親眼所見。

承此，《傳奇》包含著作者人生際遇的所聞與實踐，同時包含了中唐以後多元的道教觀念，有存思、有外丹，就如〈道生旨〉最終寫道：「夫陽丹可以上升，陰丹可以輕舉。陽丹即大還之丹，陰丹即是內修返本之理。」裴鏘兼有陽丹陰丹的論述，陽丹屬大還之丹，那是在鼎爐之中還原的宇宙，而陰丹就是內在對自身的存思觀照。裴鏘綜合外丹與內修，不止於外丹而輕忽自身調養，也不以內修貶低外丹。而在《傳奇》當中也是道術紛雜，但卻都緊緊扣住了長生與仙道的追求。

<sup>40</sup> 原文可見於《全唐文》、《安南志略》與《越嶠書》，此處參考王承文：〈晚唐高駢開鑿安南「天威遙」運河事蹟釋證——以裴鏘所撰《天威遙碑》為中心的考察〉，頁 599 所作校註標點轉引。

<sup>41</sup> 同前註，頁 639。

#### 四、實由朴戇難責風情：《傳奇》的道緣與道情

裴鉞不單單只是高駢身旁的一位策士，也不僅僅是不知何所生、不知何所終的隱士，在這樣一位有著信仰愛好的方士<sup>42</sup>筆下，《傳奇》當中對道術的著迷比其他唐小說集的作者要多了許多，而除了宣教目的，《傳奇》藉由神仙與異類記敘，寄託了他自己對於人生信仰的總體視野，同時也是其對於自我生命安頓的叩問。然而這樣的命題卻充滿著矛盾。

##### （一）裴鉞的道教《傳奇》

《傳奇》以奇顯道，又以道示奇，在情節、人物、動物、法術的鋪排，一方面因奇，而讓人對道教好奇，進而能夠信奉，另一方面也為自己的信道修行之路下註腳。《傳奇》更是積極的與前代筆記小說互動，比如〈元柳二公〉借劉晨、阮肇之姓寫元、柳；有些則是對於前人內涵的評價，歐陽健曾說「這種評說，既是對前人創作的評價，又包含著作者自身的超勝前人的動機。」<sup>43</sup>然而更進一步，由裴鉞信道的推測，這樣超勝前人的動機可能有更積極的意圖，尤其是在〈蕭曠〉一篇。

〈蕭曠〉藉由神女之口進行大量的辯證，對於龍畏鐵，被批為「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頁80）企圖貫串龍之神化與人自有到無的存氣相同，不可能怕鐵，所以對於龍求師皇醫治也是「非

<sup>42</sup> 隱士是民間知識分子，因無世俗之累而能專心地追求其理想境界，有著理性色彩，而方士更重要的必須有一套修持的方法，並且有方術與巫術信仰，參考鄭燦山：〈《河上公注》成書時代及其思想史、道教史之意義〉，《漢學研究》第18卷第2期（2000年12月），頁89-90。

<sup>43</sup> 歐陽健：〈「傳奇體」辨正——兼論裴鉞《傳奇》在神怪小說史上的地位〉，《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9年1月），頁117。

龍真有病也。」(頁 81) 而舊時張華化劍的傳言，被以「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頁 81) 批評為謬說；以「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木，又何怪也？」(頁 81) 解釋梭化為龍方是合理。凡此種種，裴鏘佐以他〈道生旨〉建構的那套由精煉氣、以神御氣、以通五行的理論；而〈江叟〉當中，鮑仙師告訴江叟「竹者，青也，與龍色相類，能肖之吟，尤不為怪也。玉者，白也，與龍相克，忽聽其吟，龍怪也，所以來觀之，感召之有能變耳，義出于玄。」(頁 93) 青配木，白配金，金可以剋木正是五行相剋的觀念，藉由玉白，將玉質與金搭配，而達到能剋青龍的效果，也是以五行來解釋。與其說裴鏘與過往小說的互動，是種知古議古的炫學，不如說他正試圖以自己建構的道教思想，重新梳理過往傳說何真何偽，就如同神女對於「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煙之事，有之乎？」的回答：「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頁 80) 半真半假當中，裴鏘積極的想告訴眾人，他所看到的真是什麼，假是什麼？

從上文可知，裴鏘對於道教各術都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一方面自我修煉，一方面也由《傳奇》為唐代道教，記下豐富的史料，此外在集中也不乏自己的辨析，正體現了唐代信仰的多元，以及身處當時，信仰者必須自我調適的抉擇與思辯。

## (二) 至誠必感與命定道緣

在〈陳鸞鳳〉當中，陳鸞鳳砍斷了雷神之腿，卻戲劇化的從一個罪人，最終成為人人敬之的求雨高手。〈蔣武〉神勇能射，繼大象來求他除蛇之後，老虎也抱存僥倖，希望蔣武出面將上天派來的天敵黃獸殺死。而〈韋自東〉一篇，道士居然請來連妖道都不能分辨的他，沒有半點道術，卻可以在洞口趕妖，而妖人能變幻色身欺騙韋自東，卻從來沒有想與他大戰一場；〈江叟〉還能煎烤龍的明月之珠，最終讓龍抱著化水丹來求饒。

裴鏘所崇之道似乎不是敬天地、畏鬼神，他的長生之道不假外求，由《老》、《莊》、《黃庭》建築出的，是一種以人成仙的修煉方法。雷神、黃獸或龍，對裴鏘而言是異類，而這些稱神稱獸者，只要人努力修行就有匹敵的可能，甚至，既然仙都是由人而成，那人本來就不比仙差了多少，只是一求心實，一求腹實罷了。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不論韋自東、陳鸞鳳還是蔣武，只要是義烈之士、膽氣豪勇，就能不畏鬼神或異類，《傳奇》藉由對人的肯定，似乎暗示著人與仙有著共同的本質。

不只是勇氣，裴鏘開闢從人至仙的道途，尤其重視誠心，所以〈鄭德璘〉當中寫道：

（鄭德璘）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以告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況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頁 11）

就如此一個因緣，韋氏得能復生，與鄭終成眷屬。而前文所說的鄧甲，也是因為虔誠不退心，即使學不會傳統方術，還是天不絕人，「精懇虔誠，不覺勞苦，夕少安睫，晝不安床。」（頁 72）則道士仍然有其他辦法，終究能學成禁蛇之術。所以至誠必感，有感有應，學道的路上配上無懼的義勇，還有對道術、對仙人企求的一片誠心，自然有成道的機會。

然而，《傳奇》骨子中似乎又否定了人人都可以成仙的命題，諸多得成仙道的主角，都是庇蔭於祖上，崔煒是祖上先人寫詩種下因緣，於是他能拿到寶珠；許棲岩是因是「許長史孫也，有仙相矣！」（頁 27），〈元柳二公〉所謂「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頁 44）裴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頁 55）似乎所有的成仙之緣，都有著一定的必然性，如同或許裴鏘受到

世族門閥的影響，也或許因緣牽繞數載，真有其事。但這隱隱透著一種悲哀的命定論調，甚至封陟雖是「青牛道士之苗裔」(頁 66)，乃封衡之後人，但是自己無法認出姻緣，更是錯失了成就仙道的機會。

可以想見，在晚唐當時社會，軍閥割據、戰爭混亂，一方面裴鏘希望個人能憑自己之力有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也不免令人感到無力，在其信仰與記事的筆下，流露著他對於現況想改變卻改變不了的無奈。

### (三) 成道之情與緣道生情

《傳奇》最耐人尋味的，當是對於道情的描寫，而道情又可分為兩類：一種是由凡人入仙，從入道、修道、成道對於世間留戀之情的變化；另一種則是男女的仙眷之情。

有關於修道之情的變化，在〈元柳二公〉一文最能顯現，剛開始二公不經意到得小島，「辭理哀酸，求返人世」(頁 43)，對於似乎凡人皆渴望的仙境，並無一絲念想，然而隨著他們返回人間，發現時光荏苒，十二年間，兩州的親屬都已離世，兩人的妻子也已經離世三天，家人都在哀戚，這時二人方始厭離人世，於是回山求道，終於得道而不復有人得見。此篇藉由向道之心的轉變，凸顯人世生離死別的痛苦，並寫二人不用飲食之後身體輕盈、飄然若仙，方理解成仙的美好。更是顯出信奉求道，是一條與世間完全不同的路途，矢志求道的道情，和人情相悖反，這也是為何最終諸多成道之人會不知所終，再也沒有人能見到。

然而與此同時，《傳奇》卻多記仙女與男性的人仙愛情，而且人可以藉由這樣的仙緣成仙，在本文分類為仙侶姻緣的諸篇當中都有如此情節。即使是〈昆侖奴〉也是為其主人崔生與紅綃妓成就因緣，對於裴鏘而言，似乎能夠在亂世當中，求得以情託付的伴侶，才是仙緣的可貴之處。

〈封陟〉一篇仙女知其因緣，下凡尋他，求了三次，然而封陟皆不為所動，最終離世，結果死去之後才知道那女子確實是仙女，還需仙女求情：

封陟性雖執迷，操唯堅潔，實由朴慧，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頁 67)

實可謂《傳奇》之至奇，有仙緣不把握，錯過了就如仙女所云：「虛爭意氣，能得几時？恃頑韶顏，須與槁木。」(頁 66) 似乎「良緣」比起仙緣，比起不通風情的固執，更為重要，若然只是固執己見，不能隨緣而走，則原來唾手可得、送到手邊的成仙機會，也會因此被遮蔽而錯過，終至追悔不及。這篇情節化用於盧肇《逸史》的任生傳說，而書生身分典故源於《漢武內傳》，<sup>44</sup> 但相比於《逸史》中紫素元君以謫仙身份來了結情緣，渡化任生，〈封陟〉卻更著力於誇寫女仙自荐的渴慕，而且也加重了對封陟身分的描述。裴鏘轉化了一則謫仙故事，投入更多了自己對於仙情的渴求。

《傳奇》中成道之情與緣道生情，兩種聲音，似乎在文本中不斷出現，而〈孫恪〉與袁氏的異類之情，似乎正是成仙離情與成就愛情的複調。剛開始孫恪的表兄張閑雲處士還擔心袁氏是妖孽要害孫恪，但是法術高強，劍不能擋，然孫、袁二人相處十多年，生下兩子，相安無事，直到一日到得端州寺廟：

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於高松，而食於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剛被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為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頁 3)

<sup>44</sup> 李豐楙：〈道教謫仙傳說與唐人小說〉，《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 264-265。

這時才知袁氏是一老猿，而其與僧、與群猿、於孫恪的感情，那是報恩、是母子親情，看了宛然不似修道的無欲無求。然而老猿終究是想念歸山的自由，裂去衣衫的束縛，回到了自由自在的山林當中。〈孫恪〉一篇既寫異類、又寫僧道，並且以「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回答了裴鏘《傳奇》關於道與情的生命關懷。或許對裴鏘而言，仙境並非遙不可及，甚至也如人間一般有著遠近距離，所以〈張無頗〉要攜仙眷回家，廣利王才會說：「南康又遠，況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頁 59）其實仙與人最大的差別，並非分處不同空間，而是其對於情的執著與否，能看破世間虛幻方能成道。但如此仙道真的有成就的必要嗎？「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正是《傳奇》對於此命題的思索，這也許也是為何《傳奇》雖然總體向道，不時也會顯示出世情懷，卻仍然愛寫仙女下凡的愛情故事吧！對裴鏘而言，究竟應該求長生不死的神仙術，還是及時享樂把握光陰，恐怕也未曾下了定論。

## 五、結語

綜觀裴鏘《傳奇》，謀篇精緻，善於連綴情節，或者轉折意外，或者寓神奇於平凡，以此記下仙道事蹟、仙侶良緣，並示現成仙習道的可能。同時又善記異類故事，有萬安山附近的化虎化蛇，亦有雷神異獸的南方敘事。對照生平以及其他留存著作，分別體現了他的信仰意趣及遊歷見聞。

《傳奇》「盛述神仙怪譎之事」，接續六朝志怪與唐傳奇小說的傳統，以游心寓目的筆法暗藏明道輔教的意向，以小道可觀的心態行史官末事的記敘。信仰方面以奇藥、奇術與奇境等事例說法，多寫仙人仙鄉示現神異，並且轉介裴氏〈道生旨〉中的思維，引五行陰陽、《黃庭》等各種長生理論推廣宣教，藉仙人口述來為自己的道理背書、自我呼應。從寫作時序概略推估，其先寫奇丹奇

術，後漸漸著重內在修行，似乎也是晚唐外丹漸漸發展向內丹道的一個例證。史料小道方面雖篇幅較短卻仍有可觀，記述的奇獸化形與異類相鬥，也成為唐代了解邊境信仰與軼聞的佐證資料，與道教信仰共同構成《傳奇》之奇。

通過《傳奇》，除了可以接觸當時道教與地方信仰的輪廓，另一方面也可透視其中所展現的生命態度。《傳奇》所撰，不僅印證裴氏喜好神仙道教、長生之法與奇聞軼事，也是其對於如何安頓自身存在著矛盾的寫照。作品當中一方面呈現人力之可貴，人們本就具備著能修成仙人的可能，只要誠心誠意，就能使神仙感應而下凡相助；但另一方面卻有著仙緣命定的觀念，其敘述中能成仙者莫不有著自己無法決定的前因。而關於成道之情，一方面是遠離人間的不食煙火、寡欲無求；另一方面卻是道中自有顏如玉、道中自有黃金屋，落實在人情之間。「逝波難駐，西日易頹」，在盛世繁華之末，京華彷彿煙雲，究竟該盡人事或聽天命，該視一切為虛幻而求超脫，還是該當於幻景之間享受逸樂，這是《傳奇》隱藏在其道教敘事背後的深刻命題。

## 附錄一、《傳奇》篇中所載的丹方、道經與術法

篇名	丹藥與方治	道經引用	術法描述
崔煒	灸贅疣		
聶隱娘	(隱娘)謂縱曰： 「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		
許棲岩	命坐，酌小杯以飲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爾得之矣，數也！」	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黃庭》	

		云：『但思一部壽無窮。』』	
韋自東	龍虎丹 三秋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		
樊夫人	嘗以丹篆文字救疾於閭里，莫不響應。		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網作火，燒客確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擊；良久，網所咒者不如，數走出籬外。網唾槃中，即成鯉魚；夫人唾槃中成獺，食魚。網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網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系虎于床腳下。網每共試術，事事不勝。逍遙如寐醒，方起，將欲

			拜，忽遺左足，如刳于地。媪遽令無動，拾足勸膝，噴之以水，乃如故。
薛昭	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絕谷。」 蜂雪丹		
元柳二公	合有靈藥相貺。		
高昱			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族，火急他適。」
裴航	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捧之百日，方可就吞。 餌以絳雪瓊英之丹。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 盧子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	

張無頗	玉龍膏		
鄧甲			教其藥，終不成；受其符，竟無應。道士曰：「汝於此二般無分，不可強學。」授之禁天地蛇術。
趙合	龍虎丹，燒之一 年，皆使瓦礫為金 寶；二年，能起斃 者；三年，餌之能 度世。	吾大父乃貞元中 得道之士，有《演 參同契》、《續混元 經》。	
蕭曠		《老子》云：「恍 恍惚惚，其中有 物」也。	
姚坤		《西升經》云：「神 能飛形，亦能移 山。」	君但能澄神泯慮，注 盼玄虛，如此精確， 不三旬而自飛出， 雖竅之至微，無所 礙矣。
文簫	神丹一粒，敬而吞 之，卻皓首而返童 顏。		
江叟	化水丹		一氣清逸，五音激越， 驅泉迸山，引雁行低， 槁葉辭林，輕云出岫。 仙師嘆曰：「子之藝至 矣，但所

			吹青，枯竹笛耳，吾今贈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當召洞中龍矣。」
盧涵	涵本有風疾，因飲蛇酒而愈焉。		
陶尹二君	食松脂木實，乃得延齡耳。		大仙食木實之法。
王居貞			咽氣術

註：

- 1.〈金剛仙〉內有「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咒物，物無不應。」屬佛教法術，另外列出。
- 2.原文引自唐·裴鉞，周楞伽輯注：《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篇名順序依周楞伽輯注，刪去無「丹藥與方治」、「道經引用」、「術法描述」三者之篇章。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未詳姓名：《老子河上公注》，收入魏·王弼等著，彭曉鈺校對：《老子四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DOI:10.6327/NTUPRS-9789863501749
- 東漢·魏伯陽《周易參同契卷上》，收入張繼禹編：《中華道藏》第16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年。
- 晉·葛洪：《神仙傳》，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叢書集成初編據漢魏叢書本排印。
- 唐·裴鏞，周楞伽輯注：《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唐·裴鏞：〈道生旨〉，收入胡道靜主編：《道藏要籍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
-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元·陶宗儀：《說郛》，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

-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
- \_\_\_\_\_：《唐人小說校釋（上冊）》，臺北：正中書局，1989年。
-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吳洲：《唐代東南的歷史地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
- 李豐楙：《憂與游——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
-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
- 侯忠義、劉世林：《中國文言小說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 康韻梅：《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
- 陳麗桂：《漢代道家思想》，臺北：五南書局，2013年。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小倉書房，2011年，與《漢文學史綱要》合刊。
- 賴錫三：《丹道與易道：內丹的性命修煉與先天易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0年。

## （二）論文

- 卞孝萱：〈紅線、聶隱娘新探〉，《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學版）》第2期，1997年3月，頁29-37、45。
- 王承文：〈晚唐高駢開鑿安南「天威遙」運河事蹟釋證——以裴鏞所撰《天威遙碑》為中心的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3分，2010年9月，頁597-650。DOI:10.6355/BIHPAS.201009.0597
- \_\_\_\_\_：〈論唐宋嶺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及其影響：以唐人房千里所撰《投荒雜錄》為起點的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3分，2013年9月，頁387-453。
- 李豐楙：〈《老子想爾注》的形成及其道教思想〉，《東方宗教研究》第1期，1990年10月，頁151-180。
- \_\_\_\_\_：〈道教謫仙傳說與唐人小說〉，《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247-285。

- \_\_\_\_\_：〈從誤入到引導——唐人小說遊仙類型的傳承與創新〉，收入劉處華主編：《唐代文學與宗教》，香港：中華書局，2004年，頁27-58。
- 紀懿珉：〈裴鏘傳奇中的生命觀——以志怪篇章為例〉，《輔大中研所學刊》第7期，1997年6月，頁285-298。DOI:10.29444/JGICLDFJCU.199706.0017
- 胡中山：〈裴鏘的道教情懷與《傳奇》的宣教傾向〉，《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0卷第6期，2006年11月，頁42-46。
- 孫昌武：〈心性之契合與文字之因緣——唐代文人的宗教觀念和文學創作〉，收入劉楚華主編：《唐代文學與宗教》，香港：中華書局，2004年，頁1-25。
- 程國賦：〈唐代小說中崑崙奴現象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5期，2002年9月，頁79-84。
- 劉慧珠：〈佳人劍翁孫，遊戲暫人間——孫恪與袁氏的因緣際會〉，《中國文化月刊》第146期，1991年12月，頁119-126。
- 歐陽健：〈「傳奇體」辨正——兼論裴鏘《傳奇》在神怪小說史上的地位〉，《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9年1月，頁113-119。
- 蔡璧名：〈身外之身：《黃庭內景經》注中的兩種真身圖像〉，《思與言》第44卷第1期，2006年3月，頁131-196。DOI:10.6431/TWJHSS.200603.0131
- 鄭燦山：〈《河上公注》成書時代及其思想史、道教史之意義〉，《漢學研究》第18卷第2期，2000年12月，頁89-90。
- 龔鵬程：〈黃庭經論要（一）〉，《書目季刊》第31卷第1期，1997年9月，頁66-81。DOI:10.6203/BQ.1997.6.31.1.08
- 〔韓〕金勝惠：〈黃庭內景經之神之像與氣——上清派傳統中內在超越的體內神〉，《道家文化研究》第16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頁249-260。

